

艾多斯

舒立凡

艾多斯·阿曼泰 著



人生的长度不在于活了多久，而在于经历了多少真实的刹那。

其实所有哈萨克的爱情故事中只有两个人，一个叫艾多斯，一个叫舒立凡。

CHISO
SINCE 199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013037383

I247.57
2532



Aduosi Shulifan

ایوس پان شولیان

艾多斯 舒立凡

艾多斯·阿曼泰 著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北航

C1645400

I247.57

P 2532

0130873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多斯·舒立凡 / 艾多斯·阿曼泰著; 罗罗绘. --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515-3163-4

I. ①艾… II. ①艾… 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3059 号

艾多斯 舒立凡 艾多斯·阿曼泰 著

出版人: 徐 江

策 划:  北京嘉斯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康日峥

责任校对: 郑 莹 王 荔

书籍设计: 罗 罗

插 图: 罗 罗

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9 号
邮政编码 830012
电 话 0991-7833940(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 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 电话 0991-7833979 783391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钟 麟 13201203567
印 刷 北京时尚印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5-3163-4
定 价 38.00 元

年轻的哈萨克

叶 梅

与年轻的艾多斯·阿曼泰的接触，缘起几年前《民族文学》主办的“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研讨班”，那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文学聚会，55个少数民族一个都不少，每个民族都有一至两位代表参加。艾多斯作为哈萨克族青年作家出现在这次研讨班上，他的容貌具有典型的哈萨克民族特征，但一张嘴却是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京腔京韵十分流利，引起大家的好奇。

后来才知道，艾多斯的父母一代很早就生活在北京，他更是出生长大在京城。但虽然口音化作了京腔，但艾多斯一家仍然保留着哈萨克族的习俗，骨子里流淌着民族的血脉，充满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交谈之中，我曾经问他懂不懂得母语，小伙子面带愧色地说只能简单地对话，对于文字还很生疏，他说他以后会学的，他重复地表示，一定会学的。我们都很赞同他的想法。

再次相逢时，我们惊奇地得知，艾多斯就在那次研讨班之后，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他离开当时已经进入的大

学,去到哈萨克斯坦学习深造,不仅很快熟练地掌握了母语,而且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在不断深入,并同时坚持了文学写作。眼下,由他在学习之余创作的《艾多斯 舒立凡》即将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这本著作是艾多斯的一次带有实验性的写作,也是他对本民族文化的一次精神之旅。50个故事如同珍珠,被文学的红线串缀起来,向读者展示了哈萨克族美好的精神财富,也展示了这位年轻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优秀的艺术才华。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文学花园色彩斑斓,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就是一个文化物种,有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近年来,各民族涌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成为中国文学十分具有光彩的重要力量。他们以故乡的山水为灵魂,以手中的笔为灵感,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多彩的文化世界。正是有着这样一批热爱自己的民族语言又热爱文学的作家,构成中华文学殿堂中的瑰宝,让我们领略更鲜活的民族文化营养,也使民族文学之脉愈加生生不息。

前不久,也就是今年的金秋之际,《民族文学》创办了哈萨克文版,这是继2009年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之后,再一次推出的包括朝鲜文在内的两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本。我们去到新疆举办了哈萨克文版的首发式,不同民族的作家翻译家们为此欢聚一堂,分享这件属于民族大家庭的喜悦。一位打小就来到新疆的汉族作家用他难以去掉的河南乡音,唱了一首哈萨克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大家忍不住都乐了。但大家也都从他的歌声里听出了他对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感情,这位河南先生来新疆时才16岁,后来在新疆娶妻生子,爱这片土地的文化爱到了骨子里。这使我们想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及融合,其实自古以来就是

如此,在时空距离越来越近的今天更是如此。生活在新疆的河南人与生活在京城哈萨克人一样,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着新的文化,新的多民族文化。

它们属于我们共同的世界,但仍然是属于不同民族的,而只有民族的,才真正是世界的。中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学是那么多姿多彩、富有魅力,有待一切有志成大器者更进一步沉下心,扎下根去开掘发现与创造。在今天网络媒体异常发达的背景下,碎片化的信息如同快餐消费品一样转瞬即逝,年轻的艾多斯没有偷懒,他没有停留在表面的随波逐流,而是选择了一条辛苦而漫长的路,认真从头学起,下真功夫,从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掌握到文化传播,使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抱有新鲜的欣喜和期待。

艾多斯曾说:“哈萨克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温情让我很神往,而且我也很享受这种温情。我印象深刻的是整个大家庭——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以及表弟表姐一群人围在桌前,一起吃手抓肉,那时我总是有种莫名的神圣感。可能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有时不那么亲密了。但是觉得哈萨克文化内,人和人的关系很亲近。在哈萨克文化内,家庭本身所占有的地位和它所蕴含的价值让我感触很深。”

这是他享受文学之乐,感受文字之魅力的注脚。他将民族文化与人的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注定使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情与温馨。在这样一个充满纷争和矛盾的时代,人类对和谐的渴求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人们期待年轻的一代有着更为智慧的选择。艾多斯·阿曼泰无疑在做这样的努力,他将带着他的新书回到京城,并将继续写出新的作品。这令我们相信,历史悠久的哈萨克文化将在新一代卓有成效地继承发扬下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因此而更加灿烂夺目。

引子/001

第 1 个故事/004

第 2 个故事/013

第 3 个故事/022

第 4 个故事/028

第 5 个故事/036

第 6 个故事/050

第 7 个故事/063

第 8 个故事/070

第 9 个故事/077

第 10 个故事/088

第 11 个故事/094

第 12 个故事/105

第 13 个故事/115

第 14 个故事/122

第 15 个故事/130

第 16 个故事/142

第 17 个故事/148

第 18 个故事/157

第 19 个故事/165

第 20 个故事/181

第 21 个故事/187

第 22 个故事/194

第 23 个故事/200

第 24 个故事/204

第 25 个故事/215

第 26 个故事/225



第 27 个故事/236
第 28 个故事/245
第 29 个故事/253
第 30 个故事/265
第 31 个故事/275
第 32 个故事/288
第 33 个故事/296
第 34 个故事/306
第 35 个故事/312
第 36 个故事/324
第 37 个故事/336
第 38 个故事/344
第 39 个故事/353
第 40 个故事/365
第 41 个故事/372
第 42 个故事/382
第 43 个故事/394
第 44 个故事/400
第 45 个故事/411
第 46 个故事/418
第 47 个故事/426
第 48 个故事/436
第 49 个故事/446
第 50 个故事/455
尾声/464

附:全书出现的歌词



引子

1989年10月5日，我来到这个世界。

从有记忆以来，父母就只唠叨两件事：

第一件：你是哈萨克人。

第二件：你本该是个姑娘。

关于第二件事，乍说出来有些突兀，但缘由其实很简单。当时，医院的大夫们跟妈妈讲：“你肚子里的99%是女孩。”女孩就女孩吧，我父母也并不很在乎。经讨论，他们为我想了“舒立凡”这么一个哈萨克名字。舒立凡在哈萨克语里是“明亮的星”的意思。“舒立凡”是音译名字，变成汉语可以写作：敕勒攀、舒力派、术力盘……天啊，尽管我没有真叫舒立凡这个名字，但我很庆幸父母为我选了很好的汉字。

当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她就唤我舒立凡。所以如今听到这个词，也还会有莫名的亲切。当我呱呱坠地时，发现是个男孩子，父母才召集全体家族成员举行了个紧急讨论会。他们给我起了“艾多斯”这个名字，艾多斯意味着“月亮的朋友”。于是我就叫艾多斯了。

之后，我常问母亲，我刚来这世界时是什么样子？她说很顺利。医生都说：“唉，如果所有女同志都像您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我说不是这个。她又

说：“爸爸当时给你去买玩具了。一个吹气的塑料球，还有个雪白的塑胶小鹿。”我说不是这个。她说那就没了。

我很严肃地问道：“那我呢？”她疑惑地望着我。我问她我出来后是怎么样，我怎么想？她依然很疑惑地望着我。

或许因为父母老把“舒立凡”当作趣事对我讲，以至使我产生了种怪念头：如果舒立凡来活我的命，她会活得比我好得多。

我总在追寻自己的存在，甚至想把存在追溯到初始之时。而母亲说我就是哭，和别的孩子一样。

这回答让我颇为失望。

答案不是这个。

肯定有另一个答案存在，而它是什么，我不知道。

关于我存在的最早证据，是两岁时的一个录音带。当时父母一遍遍地问我：“你是什么民族？你是什么民族？”我回答：“哈萨克！哈萨克！哈萨克！”他们一遍遍问，弄得我很烦。到最后我就呐喊着回答他们。我答完后，他们就一起鼓掌，很高兴。

这也是我和哈萨克母亲最早的交流。血液的记忆虽然来得更深刻，但录音这种直白的方式却最清晰。那个稚嫩的声音有些焦急，听起来也有些空洞，毕竟那时我不知道该为了什么而骄傲、自豪。可正是这空洞为日后留下了一丝空间。这回答和这声音在日后被不同年龄阶段的我反复引用。我喊出“哈萨克”那三个字时的心情，在不同的叙述中，彼此矛盾，诠释全部取决于叙述者当时的需要。

这让我在开始这部小说时心生歉意。

因为如果那稚嫩之声厌烦的是在它看来毫无必要的讯问，那么这之后的揣度、诠释，以及利用揣度、诠释而抒发的感情，所谓对权利对道德的捍卫都是没有意义且令人厌烦的。

在这世上值得捍卫的只有感情——这是我活到22岁才明白的道理。也许你会说：“什么啊，22岁，还是娃娃嘛！”或许吧，可身在其中的我，却觉得自己已然活了太久太久。

我是作家，或者说自诩为作家。我花了一年时间采集、构思，想写关于哈



萨克的小说，未果。找到了许多素材，它们也确实是对我问题的回答，但我不满意。就像妈妈诉说我出生时的状况，有个最关键的东西被落掉了。

今夜，我攥着笔，在房间里焦急地走来走去，焦虑到了极点。我从冰箱里翻出些凉的手抓肉，没加热就那么吃了。哈萨克人都是爱吃肉的。独自吃着凉肉，有些胃疼，不知怎的，忽然又觉得自己有些可怜。躺倒在床上，默默用哈萨克语唱着民歌。

唱完后，我想到舒立凡。如果舒立凡在就好了，她肯定很智慧，能告诉我很多答案。因为她未存于这世界上，我便常把她幻想成万能的。

构造这样的小说极困难。我采访和编造出了不少哈萨克人的故事。最古老的距今几千年，最近的就是我。有些故事幸福动人，有些故事催人泪下。这些人物具有不同的性格和背景，如何才能把他们编写进同一本书呢？

很多朋友可能是通过这本书才听说“哈萨克”这三个字的。对于他们，我的民族完全是陌生的。我的讲述对于他们又意义何在呢？

更大的层面上说，哈萨克又给全体人类带来了什么意义呢？

我哈萨克的朋友们总是回答：“我们有1000多万人口，我们是游牧民族，我们的祖先能打仗。我们曾在金银饰品、马具制造方面领先于世界。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是马背上的民族，我们哈萨克族有冬不拉，啊，那首《玛依拉》，还有《可爱的一朵玫瑰花》都是哈萨克人的。我们哈萨克有诗人阿拜，有穆哈哈利……”

是啊，确实如此。可接着还会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出现，那就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像母亲回答我出生时的问题一样，某个最关键的东西被落掉了。

所以我想写本书，试着去搜寻一些未知的答案。

我渴望着答案，因为其实一个民族不需要多伟大。

一个民族只要坠到地面能有声儿，就足够了。

对于我们所有的个体，也如是。

第



个故事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没有哈萨克。那时，我们的祖先叫斯基泰。斯基泰人生活在哈萨克斯坦西部，连年和波斯人征战。尽管哈萨克人愿意把战争诗意化，伴随着无数明显不可信的史诗般的大捷，但我们不得不说战争是艰难的。在斯基泰最困难的时期，女人也要打仗。传说那时，如果女人不上阵会被部落的亲朋鄙视。

于是就诞生了这样一支震撼波斯的“特种部队”——女猎头。

女猎头一律穿金色盔甲，骑最好的骏马。斯基泰人利用女性心细的特点，派这支队伍伏击或劫营。而她们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她们的刀只向着敌人的头颅。被她们扫荡的战场上，只有无头的尸体。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姆·波可比在著作《女猎头研究》(190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记载了一位名叫阿巴拉迪玛利斯的波斯士兵对于战争的回忆记述。

下面是我摘录的选段：

.....

当时，我们和斯基泰人的战斗到了最关键的阶段。双

方都在僵持中筋疲力尽了，这时我们听到背后传来了一阵嘹亮明媚的民歌声。我并不大懂斯基泰语，鬼才懂斯基泰语，那些斯基泰佬说的都是鸟语。能够听出来唱歌的是姑娘，而且好像唱的并不是战歌，是关于爱情的歌，很柔情蜜意的。

我以及所有波斯士兵抬头望去，金色的盔甲闪耀着阳光，耀得能刺瞎眼睛。我们都还没反应过来，那金色的光芒，就向我们涌来了。速度极快，像是天降神兵。我不禁念道：“糟了，是女猎头！”话音刚落，女猎头部队已到了眼前。她们冲击的是我们的后军。每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后军被冲杀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我们全军溃散。她们身子轻盈，骑的马又比我们好。我亲眼看见一个从小玩大的朋友，被女猎头从身后追上来，像宰羔羊般地把我的头颅取了下来。天啊，她们那群斯基泰娘子，真让人胆战心惊。她们都很漂亮的，肌肤如同白雪，眼珠像海般温柔动人。要在波斯，我看见这样的娘们儿，肯定会想办法抱回家。而这样一群看似温柔善良的女孩，竟会是女猎头，是最让我们波斯部队不寒而栗的恶魔！历史学家大人啊，我满腔的苦水只有向你倾诉：他们斯基泰人是野蛮、没有文明的民族。难道这在她们女人身上展现得还不够吗？哦，天啊，每次波斯王进行士兵民意调查问到“这场战争是好主意吗”，我都会选D选项：“绝对不是，这场战争是自取其辱”。没有办法，如今我根本就不盼望什么胜利，一心渴望着快点坐船回到里海的那一头。我的女人和孩子还在等我呢。真他妈的是场该死的战争。

.....

我被波斯士兵的描述震撼了，可惜历史学家引用这段记述，只为证明军心涣散是致使波斯在中亚溃败的重要原因。我倒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种记述是历史真正的全部。

当女猎头顺利完成任务后，她们就结婚。关于当时的庆典，很遗憾，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而那时，斯基泰的女人金发碧眼，和如今哈萨克人的长相有根本性的区别。这也使得想象变得更加艰难。

主持婚礼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致辞过后，部落里的老婆婆会把洁白的牛奶洒在草地上。那些情侣们从小起就相识相爱，一起参加了同波斯人的战争。但他们却觉得如今能够在这里结婚，应该感谢大地。他们战斗，他们生活，也全都是为了这片土地。我幻想女猎头们在婚礼现场脱掉金色的铠甲，里面穿着的就是婚礼盛装。在婚礼的那天，她们蜕变成五彩的蝴蝶。她们眼中充满着骄傲，是对爱情的也是对自己的。老者喘着气说道：“为什么我们让女人打仗？因为我们要让部落里的女人明白，你们也是部落的子民，是一份子！一个女人要对自己有骄傲，才配拥有爱情和婚姻。”老人这么说道，以至于我都混淆了，分不清到底女人是因为战线吃紧才战斗的，抑或自古以来便是如此。

有些常识的人，可能早就揭穿了我，并且怒不可遏。说实话，我的叙述恐怕错误百出。这故事本就是我听表姐讲的。她给我讲这故事时才14岁，而那会儿我还只是10岁的孩子。她给我讲我们曾有支叫女猎头的部队，她们和波斯人作战时极为英勇。当时我被震撼了，只因为我总觉得女孩子不会那么强的。

接着，才到了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我一向不会给小说中的人物起名字，尤其更不清楚古代斯基泰人应该叫什么。刚才为了编造古代波斯士兵还有英国历史学家的名字，就着实费了不少劲。如果不



冒昧的话,我们就把故事的女主人公叫作舒立凡吧!尽管在历史中,她肯定不叫这个名字。

舒立凡参加女猎头已有时日,是女猎头中的大姐大。她始终没有离开队伍,因为:1.她还没找到心爱的男孩子;2.她从没割下过什么波斯男人的头。

她很朴实,很爱帮助姐妹,性格温顺。姐妹们都喜欢她,总安慰她说道:“放心吧,没问题的,你会嫁出去的。你看你的条件那么好。”这时,眸中醉蓝色的光芒闪动,她很认真地解释道:“我不是嫁不出去,我在等待爱情。”周围的好姐妹听到答案后,总会哈哈大笑起来。舒立凡不知这有什么好笑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人总是莫名其妙地笑,在那些最严肃的时刻笑。

舒立凡从没砍下过波斯士兵的头。其实有不少女猎头也未能完成任务,但在战场上混乱的场景中,谁也不会真算得那么清楚。只要战斗获胜了,任务就算完了。回来后,要是答道:“砍过了!”也就可以了,没人真追究得那么细。只有舒立凡,永远都实话实说:“没有砍。”她总不愿追逃跑的士兵。她觉得战斗是一种光荣,而追逃兵是可耻的。舒立凡这么想,却也不敢把这想法跟别人分享。大家认为对波斯人做什么都是正确的。

虽说斯基泰的女子性子烈,但终究是女人。又有哪个姑娘愿意天天上战场呢?可舒立凡却在这支队伍里待了快三年。舒立凡从山坡上冲下来时,极为勇敢。说是勇敢,不如说认真。她冲下来时极为认真。仿佛她越勇敢地拼杀,她就能获得越美的爱情。

然而,就是我们这位斯基泰的女儿,居然爱上了一个波斯士兵。

她想办法甩开女伴,独自到远处的河去饮马。到河边,才发现河边躺着一个波斯士兵,他睡着了……舒立凡,缓缓地拔出刀,把刀架

在了那个波斯人的脖子上，男孩子居然还没醒来。他睡得很甜蜜，仿佛做了梦。战争从舒立凡出生前就开始了，到处都是死亡和杀戮，舒立凡几乎从没看过这样甜蜜的表情。她的手有点抖，心想：可怜的波斯人，是苍天让你死啊！

舒立凡仔细地端详他，发现这个波斯士兵还不过是个孩子，于是有点不忍心了。可她忘记了，其实自己也只是个孩子。波斯士兵是娃娃脸，长得居然有些像斯基泰人，甚至就像舒立凡的亲弟弟艾多斯。艾多斯在率领斯基泰军队奔袭时，误中了敌军的埋伏。艾多斯被遗弃的尸体上插满了箭，还有一些后加上去的刀痕。舒立凡看见艾多斯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惊恐的脸。在惊恐的表情之后还隐藏着某种表情，那是一种莫名的甜蜜。那甜蜜此时也藏在波斯少年的表情里。

波斯少年睁开了疲倦的眼。当他看到舒立凡明亮的面庞时，本能的反应是眉毛上挑，嘴角微翘。等想明白舒立凡是女猎头后，又马上惊恐地往后躲，但刀就架在他的脖上。他害怕，不仅害怕死，也害怕头离开尸体。他常觉得头离开尸身是比死更深的恐怖。舒立凡的刀放在他的头上，长时间没有反应。波斯男孩颤抖着，浑身大汗，闭上了眼睛。过了半天，他听见女孩那像溪水般的声音：“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艾多斯。”

“什么！”刀离喉咙的距离变远了，“你斯基泰语这么好，而且你的名字还是斯基泰语的。”

“我是个战俘之子，是斯基泰人。但我从小出生在波斯，被逼迫参加了波斯军队而已。”

舒立凡就把刀架在艾多斯的脖子上，长久地沉默……

波斯少年有些厌烦了。这个斯基泰女人身为女猎头还这么磨磨叽叽的。这种死亡前的平静更让人难以忍受。



他不耐烦地大吼道：“你不是女猎头吗？就不能来点痛快的吗？”

舒立凡盯着他的眼睛，缓缓问道：“你不怕死吗？”

艾多斯说：“反正人都有一死，主有自己的意志，他让我死在谁的手里，我就得死在谁的手里。”

舒立凡还是不动手。她突然才发现自己很想念弟弟，她突然才发现自己不想打仗。

艾多斯躺在那里，过了会儿，又浑身颤抖起来，手使劲抠泥土。

他睁开眼，看着舒立凡美丽如死神的脸，带着哭腔说道：“姐姐，你就不能饶我一命吗？”

看来艾多斯不是什么大英雄，关键时刻他还是会恐惧求饶的。但在舒立凡和身为作者的我看来，这更可爱。

艾多斯闭上眼睛，泪水从他眼中涌出。他再也控制不住，像个孩子“哇哇”大哭起来。

河边有很多美好的不知名字的花；小溪唱着单调却清澈的歌曲，仿佛爱情；把镜头摇过去，发现一个穿金衣的少女和波斯少年。波斯少年躺在地上。他的战袍早已破损，浑身伤痕。这时架在他脖子上的刀已经不见了。而他没有发现，还在哭着。

突然，艾多斯感觉有人吻上他的脸，吻破了他的泪。慢慢往下，吻住了他的嘴。舒立凡吻着他，比艾多斯哭得还要惨。究竟是什么比死亡还要令人忧伤呢？舒立凡慢慢解下金衣。金衣被远远地扔到了河岸边。金衣自以为是地反射着阳光。

他们抱在一起，亲吻着，在河畔翻滚。

他们一起看日落……

舒立凡此时就依偎在艾多斯的怀里。几个小时前，她离砍下艾多斯的头只差了一点点，而此刻舒立凡在他的怀中。她跟艾多斯讲，自己说想要追求真爱时，她的朋友们老是笑她。她跟艾多斯讲，自己曾